

童银舫 著

揮不去的鄉愁

原社而題



ENDLESS LOVE OF MY KIND TOWN

揮毫的柳德

上意
塘

欲



丛书主编：朱冠璋
封面题签：余秋雨
扉页题签：周慧珩
封面设计：冯昭辉
封底篆刻：孙群豪
封底画像：何业琦

挥不去的乡愁

童银舫著

慈溪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慈 溪 市 文 化 局

慈 溪 市 旅 游 办 公 室

国营余姚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12千字

1997年6月第一版 199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准印证：慈文市97002号

研究慈溪乡土文化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原浙江省文化厅厅长
浙江省政协常委 钱法成题

研究慈溪乡土文化弘
揚爱国主义精神

钱法成题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李白诗三句 昭银舫书

一九八二年六月 姜彬

黄河落天走东海
万里写入胸怀间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姜彬题

序

牧 野

去年元旦，我去北京采访，碰到中国文联副主席、祖籍慈溪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我们并不很长的交谈中，冯先生几次提到我的朋友童银舫兄。冯先生说，他很感谢童银舫向他提供了许多关于故乡的情况，这使得长年在外的冯先生对慈溪有了更多的认识 and 了解。冯先生还特别对银舫十余年来专心致志收藏地方文献并加以认真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了赞赏，他认为银舫所做的工作是十分有意义，十分有价值的。

在地方文史研究这片沃土上勤奋耕耘的童银舫，尤其醉心于对慈溪现代文化名人的研究，搜集、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资料。与此同时，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热忱和诚恳结识了一大批在外的慈溪籍专家学者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并与他们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这些慈溪籍文化名人也都主动为他提供富有价值的个人材料，包括各种著作。

在此基础上，银舫兄笔耕不止，写了大量介绍这些慈溪籍文化名人的文章，发表在海内外的各类报刊杂志上，它们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

现在，银舫兄把这些富有特色的文章整理后，以《挥不去的乡愁》之名结集出版，这无疑是他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总结。

当我们说到慈溪令人感到自豪的文化传统时，总喜欢用人杰地灵这个词加以归纳，银舫兄的这本《挥不去的乡愁》，为这个词作了最为生动和具体的注释。因为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我们不但能了解慈溪籍文化名人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更能领略他们心系故乡、关心故乡发展的高尚情操。

银舫兄著文一向严谨，讲究材料引用的正确和完整。另外，他的文章大都写得清新自然、流畅明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这些特点都体现在《挥不去的乡愁》之中。

著名的泰戈尔研究专家、慈溪籍教授华宇清先生曾经这样称赞：童银舫不但是个地方志人物专家，而且还是一名宣传慈溪名人的热情使者。我相信所有读了《挥不去的乡愁》后的读者都会觉得这个评价是非常恰如其份的。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些人为积聚钱财而奋斗，一些人为争取获得更好的地位而拚搏，也有一些人在为实现自己心目中的某个美好理想而默默努力。虽然，在现代社会，每个人对生活之路的选择都应得到尊重，但毫无疑问，我们更应对像童银舫这样为理想而勤奋工作的人们表示敬意。

我很高兴有机会为银舫兄的这部著作作序，对我来说，这同时也是很荣幸的一件事。

1997年3月17日于宁波

目 录

序/牧野

- 〔 1 〕 依依湖山梦 拳拳游子心
——余秋雨回乡纪行
- 〔 7 〕 挥不去的乡愁
——台湾诗人辛郁在故乡
- 〔 11 〕 相聚在永安里
——访“九叶”诗人袁可嘉
- 〔 14 〕 开拓吴越文化研究新领域
——记著名学者姜彬教授
- 〔 17 〕 风范长存书林间
——追忆著名版本学家、民间文艺家路工
- 〔 20 〕 剧作家徐进
- 〔 24 〕 电影剧作家林杉
- 〔 27 〕 “中华俳翁”葛祖兰
- 〔 29 〕 散文作家李又然
- 〔 32 〕 湖畔诗人应修人

- 〔35〕 文艺理论家邵荃麟
- 〔37〕 二十年代诗人徐雉
- 〔39〕 全才作家徐訏
- 〔42〕 “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
- 〔45〕 鲁迅与潘垂统
- 〔47〕 林汉达与《上下五千年》
- 〔50〕 应是故人来
——冯骥才敬乡画展小记
- 〔52〕 台湾书画家吴平
- 〔54〕 “海上奇才”洪丕谟
- 〔61〕 邵洛羊的中国画
- 〔63〕 画出家乡一片情
——记山水画家陆一飞和他的《三北风光》
- 〔67〕 须从时代出精神
——访著名书法家姜东舒先生
- 〔70〕 周慧珺先生印象记
- 〔73〕 西泠铁翁王京蘆
- 〔76〕 辛勤耕耘在书坛
——记骆恒光先生
- 〔79〕 版画家余白璠的故事
- 〔86〕 艺高品高寿亦高
——记著名书画家高式熊、钱君匋
- 〔90〕 篆刻家张鲁庵
- 〔92〕 一代画师——陈之佛
- 〔96〕 近代画家蒋君扬

- 〔 98 〕 现代山水画家马鹤年
- 〔 100 〕 现代篆刻家张枕月
- 〔 102 〕 情满京华
- 〔 107 〕 路甬祥的故事
- 〔 111 〕 从翻译家到经济学家
——记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先生
- 〔 114 〕 名医张天和他的著作
- 〔 116 〕 著名地理学家马裕祥
- 〔 118 〕 楼适夷谈“孙鸡头”
- 〔 120 〕 夏公手泽
- 〔 122 〕 情系桑梓
——怀念吴耕民教授
- 〔 125 〕 拳拳故人心
——悼念袁可尚先生
- 〔 128 〕 邓颖超与胡杏芬的一段友情
- 〔 130 〕 出版家张静庐轶事
- 〔 136 〕 胡吉宣的《玉篇校释》
- 〔 139 〕 郭静唐的《炼狱杂忆》
- 〔 141 〕 农学家卢守耕
- 〔 144 〕 包伯度遗闻
- 〔 147 〕 陈登原轶事
- 〔 150 〕 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史地学家范铸
- 〔 152 〕 虞洽卿不愿当汉奸
- 〔 155 〕 后记
- 〔 157 〕 《慈溪文化丛书》跋／朱冠璋

依依湖山梦 拳拳游子心

余秋雨回乡纪行

浙江慈溪市，在文化意义上最为热门的话题有两个，一物一人，即上林湖越窑遗址和余秋雨，前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都属于国宝级别的。这两者的交接点都在桥头镇内，因此，历史注定，桥头这个名字将为中外文化史者所瞩目，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

8月8日，正值立秋，这是一个非常吉祥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这位江南大才子事先作过安排，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总之，阔别家乡15年的著名学者、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余秋雨偕夫人、著名黄梅戏演员马兰终于回到了故乡。

踏上家乡柔软的泥土，呼吸着家乡清新的空气，两耳灌满三北土语，余秋雨觉得浑身轻松，一双腿简直不受大脑的支配而自由行动。这位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史学者、散文大家，此刻仿佛回到少儿时代走外婆家的那种迫切与喜形于色的心境了。

50虚岁的余秋雨教授上身穿直条纹长袖衬衫，下穿牛仔长裤，中等身材，结实而机敏，金丝眼镜里透出一双睿智的目光，鬓毛未衰，乡音未改，随和亲切，他的气度与举止，宛如他典雅的散文风格，令人着迷；夫人马兰，长发飘逸，上穿紫罗兰短袖真丝衫，下穿牛仔短裤，灵秀而端庄，苗条的身材，充满青春活力。如此恩爱美满的一对，真可谓珠联璧合，天造

地设。

余秋雨教授兴冲冲来到桥头小学，这是他儿童时代唯一的母校。当时，这所小学由尼姑庵改建而成，教学设施很落后，余秋雨5岁开始就在此启蒙，直到小学毕业（1957年离家去上海后未曾来过）。他一下子找到了他读过书的教室——真是幸运，保留到现在的就只有这间教室和一个小礼堂了。

余秋雨教授特别兴奋，他毫不掩饰地告诉笔者，他小时候很贪玩，好动，是个吵客大王。上课经常迟到，他怕老师骂，趁老师不注意时，竟从教室窗口爬进去，窗口下便是他的课桌椅。他喜欢读闲书，看过的东西就过目不忘。老师从不骂他，有时还带他们去附近的小山、上林湖玩，给他们讲民间故事。由此引起小秋雨的极大兴趣，他在星期天、假期里，就约小伙伴们到处玩，爬栲栳山，游上林湖，登观海卫城，泛舟白洋湖，听金仙寺和尚念经……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说，现在，我只要一到这些地方，我就能想起当时的情景，“啊，这真是多么有意思的事，又是多么值得怀念！”余教授感慨不已，“贫穷的故乡对文化的尊重，年轻的教师对教学的虔诚，以及四周的风土人情、典章文物、村俗娱乐、节庆庙会，对我们造成一种多方位的文化熏染，使我们能够带着满身土气、满口乡音和一颗具有充分吸纳力的心灵，跻身文化殿堂，并且越走越深。”

转了几个弯，余秋雨教授便来到了自己的老家——车头村高地地，这是余家七房的聚居之处，他碰到几位老邻居，尽管30多年未见，但他一眼就认出，“阿叔，阿婶”的叫。许多乡亲围了上来，他们都亲切地叫他的小名：“阿雨，阿雨”，或热情地邀请：“晏饭堂头吃（慈溪方言，意思是在这里吃中

饭)!”余秋雨一一谢过，又将夫人马兰介绍给乡亲，引来一阵啧啧声：“阿雨讨了个漂亮的老婆，好福气!”马兰落落大方，跟着丈夫招呼、道谢。

余秋雨的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现已换了主人。他拉着马兰的手，将老屋的里里外外走了几遍，告诉马兰，这是我出生的地方，这是我的小书房，这是老母亲纺纱织布处，讲得眉飞色舞，似痴似醉。此种情形，正如他在《老屋窗口》写到的——“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底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从老屋出来，余秋雨、马兰夫妇爬上吴石岭祭祖。这里埋葬着余秋雨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母等，余秋雨终于了结了多少年的心愿。

“这是我的血脉之地啊!”余秋雨教授激动万分，渗出汗珠的额头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油亮，一阵秋风从树林间腊腊吹过，他作了个深呼吸，一脸的惬意。

从吴石岭去上林湖，正在建造一条30米宽的旅游通道。余秋雨教授禁不住问起家乡桥头镇的总貌。桥头镇党委书记岑剑国谈了全镇整体开发蓝图——开发“三区”，即工业区、旅游区、集镇区。目前，集镇区处于快速形成之中，工业区初具规模，旅游区已名声在外。全镇工业发展趋势较猛，工业经济总量占全市第七位，税收总额和工业用电量均占全市第四位，经济效益占第五位。余教授对桥头镇的发展感到欣慰和兴奋。他风趣地说：“写文章最忌人云亦云，搞建设也需因地制宜，

不能死搬硬套，否则就要失败。”

吃了中饭，余秋雨、马兰取消午睡，续继他们的行程。

上林湖今天格外明媚，堆积如山的青瓷碎片，饱经千年的风霜，承受这两位知音的一遍遍抚摸。余秋雨教授说，“我的《文明的碎片》一书，就是由上林湖这些越瓷碎片而引发的，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文明，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让人神往又让人心酸的文明。上林湖越窑的衰亡，以及它留下给我们的大量遗物，神秘而沉重，曾使我彻夜难眠。”

马兰俯身捡起一块带有飞鸟图饰的青瓷碎片，惊喜地说：“先生常常念叨着上林湖，多次在文章中描写、赞颂这些越瓷，令我十分向往。想不到上林湖果然名不虚传，不但风景秀美，而且遍地是宝。”她轻轻拭去碎片上的湖泥，由衷地赞叹：“这是正宗的唐代艺术品！”

余秋雨教授竟然如孩童般天真地笑了，他悄悄对马兰说：“小时候我拿着这些碎片在上林湖削水片与小伙伴比赛时，只觉得好玩，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解痒被杨梅胀鼓了的肚子，好再爬树去饱食一顿。”

马兰望着满山黑黝黝的杨梅树，有点遗憾地说：“我还没尝过鲜杨梅呢。”

“夏至杨梅满山红，明年我再带你来。”余教授一脸诚恳。

“这里是我的婆家，就是你不带我来，我自己也会来的。”马兰娇嗔地一笑。

夫妻双双又马不停蹄地兜游了余秋雨童年时代常去玩耍的金仙寺、吴锦堂墓、杜湖、白洋湖、五磊寺，青山依旧，旧貌新颜，余秋雨故地重游，不胜感慨而又心满意足。

“树上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马兰沉浸在兴奋、激动和幸福之中。

黄昏，余秋雨、马兰来到浒山镇。余秋雨小时候曾到过浒山，浒山在当时是新设的县城，在他的印象中，已有一定的气派，对一个从小山村里出来的孩子，满街的店铺，热闹的人群，各种花花绿绿的衣着，曾使他大开眼界，耳目一新。如今的浒山，早已大变样了，城市建设的大格局以及繁荣的景象，使这位见过大世面的人物也感到惊奇和自傲。

余教授想不到家乡的读者消息特别灵通，几个青年人手持《文化苦旅》、《秋雨散文》请他签名。他虽然奔波了一天，全身疲劳，但是还是满面笑容，十分认真地用他那道丽挺劲的笔迹一一挥就。

当有人谈及他的《山居笔记》虽已结集却不见书时，余教授解释说：“这本散文集目前只有台湾版，因此大陆书店里就难以买到。”“是不是因为《文化苦旅》出现盗版的缘故？”余教授点点头，他对当今盗版现象深恶痛绝。

我读过余秋雨教授在大陆出版的三本散文集，总的印象是作者抱着一种文化良知，从一些具象的文化遗产出发，对生命和历史进行追问，处处显示出一种达观、从容、深沉、真诚的美感。而《山居笔记》则从历史角度审视文化的命运和价值，作理性剖析，显得更加凌厉、深刻。余教授同意我的看法。

余秋雨教授对这次故乡之行十分满意，他说：“我今天全身心陶醉在家乡的风情和童年的梦幻之中，真是太美妙了。这种情愫，有时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尽管回乡之行，难免有岁月的唏嘘、难言的失落，但家乡人民新的精神风貌，激起游子一种心灵上的回归。我的根在慈溪，无论我的身际会发生多大变

化，也不管我远徙到地球哪个角落，我的生命印记，永远不会因此改变，我的血脉里流淌的仍然是慈溪人的血！故乡这块神圣大地对我的文化滋养，永世报谢不尽！”

让我们用余秋雨教授《乡关何处》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吧——

“我想，诸般人生况味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原载《文学港》杂志1995年11—12月号。参见拙文《余秋雨的故乡情结》和《梦中秋雨落故乡》，分别刊于1995年3月10日《宁波日报》、1995年10月31日香港《大公报》）

挥不去的乡愁

——台湾诗人辛郁在故乡

(一)

辛郁先生今年已经61岁了，他本名宓世森，是慈溪市鸣鹤镇宓家埭人，幼时在慈溪老家生活了六七年。后随父母去上海，1950年到台湾，勤奋写作，终于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历任《创世纪》诗刊编委、《人与社会》杂志主编、《国中生》月刊社社长及总编辑、《科学月刊》社执行秘书、《创世纪》诗社社长。已出版诗集《军曹手记》、《同温层》、《豹》、《因海之死》，小说集《未终曲》、《不是鸵鸟》、《地下火》、《我给那白痴一块钱》及《辛郁自选集》，另著有杂文集《诗人扫瞄》、《地平线上》等10多部著作。

(二)

10月7日，辛郁先生偕同他在天津的兄嫂和杭州的弟弟回到慈溪。他们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一到慈溪市，来不及歇息就动身去宓家埭了。游子的心啊，竟如此的迫切！

宓家埭在美丽的杜湖边，诗人一别就是40余年，湖山依旧，不胜感慨。辛郁先生怔怔地望着湖面不语。此时，我记起